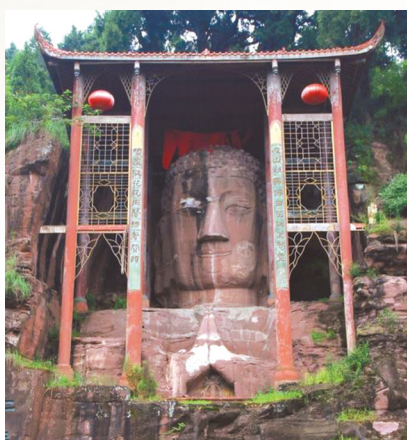


千年仁寿：文教发达，因盐而兴(下)

□杨立



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。”城墙是中国传统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与建筑，没有城墙的城池，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。在古代，城池是指城墙和护城河，也可以泛指城市。城市和城墙并无绝对的关联，在明朝以前，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城墙。城池和城墙的大规模营建，多在明中期以后，直至清康熙时期，才达到封建时代的顶峰。在四川甚至全国众多府州县城中，就城池特征而言，仁寿县属于比较独特的一座，因为仁寿县从未真正意义上修过城墙。



仁寿高家大佛

壹

没有城墙的县城

关于仁寿的城池，清道光间《仁寿县新志》有以下概括：四面皆山，历代无城。化用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就是“环城皆山也”。明正德七年，巡道金事刑馆（或郭馆，见同治版县志）考察城区，选择了一块三面相对平坦的地方，并督令在此修筑了一座长三百多丈的石城，但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石城就坍塌了，仅残留长七十五丈、高一丈五尺的石墙，以及一座歪歪斜斜的城门。到了清代，在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仁寿县令倪鼎铨在县署前重修一道石门，并将其命名为“安阜”。

仁寿县没有城墙，主要和地势地貌有关，这里地处丘陵地带，可以说地无三尺平。在仁寿城区，有三山鼎立，古称为三隅。在当地有句古谣：三隅青，陵阳翠；三隅翠，陵阳贵。东隅叫飞泉，南隅叫翳嘶，西隅叫跨鳌。三山各自独立，不相连接。关于仁寿城，诗人李特寿有诗吟：也无斥堠也无城，绝少重门击柝声。一任太平防御地，山林老死不知兵。仁寿城筑在山水之间，街市建在沟涧之中，县衙建在层云之上。清嘉庆元年，县令徐庆昭在县衙前四个不同方向的街道上，修建了四座石碑坊，以象征四座城门，依旧是按照传统方式来命名，东为朝阳、南为拱寿、西为阜成、北为奉宸。

在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里，按照定制，修建了官衙、祠庙、会馆、桥梁、牌坊等各类建筑。在民国时期，城内仅有北街、西街、公园街、铜锣街、汛衙街、南街、东街等7条街巷。据相关统计，仁寿城内分布着七庙、五馆、四坛、四官、一阁、两堂（天主堂、福音堂），以及30



仁寿四新村千佛岩摩崖造像

余处诸姓宗祠。它们大多供奉着神灵，或具备不同的祭祀功能和实际作用，为升斗小民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方便，为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寄托。

贰

状元之乡文献名邦

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我国科举制度实施了一千余年，目的就是开科取士、为国举贤。进士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中功名的最高等级，而状元是科举时代进士科廷试第一名，自然成为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目标。事实上，大部分读书人毕生皓首穷经，就连小小的秀才都很难考中，更遑论贵为“天子门生”的进士，以及拔得头筹的状元。

据相关文献统计，在历史上，四川（含重庆）与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省相比，出的文状元人数不算多，仅有14位（或云18人），比较著名的有明代新都县（今成都新都）杨慎，清代资州（辖域在今资中、资阳）骆成驤等。在凤毛麟角般的巴蜀状元中，还有一位来自陵州（今仁寿县）的状元，名叫何栗，位列北宋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乙未科殿试第一名。状元诞生于陵州并不奇怪，说明当地文教发达，科举水平走在全川前列。这个结论可从一组数据中得出，嘉庆间《四川通志》共列举了宋代进士4229名，如按籍贯地域分类排名，眉州进士人数排第一（861人），相邻的陵州进士人数排第六（164人）。陵州人才辈出的背后是教育水平高，教育水平高的背后是经济实力强，经济实力强的背后是井盐产业兴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由于蜀中经济中心渐渐东移，随着仁寿地区许多盐井枯竭，井盐业不断衰落，政治和经济地位逐渐降低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，但依然处于全省中上游水平。以清代为例，仁寿县一共中取举人78名、进士9人，在资州直隶州诸县中，位列内江县（今内江市）之后，排在第二位，可以说明仁寿地区文化教育的良好状态。

这与当地历来重视文化教育、推崇科举考试有紧密联系。仁寿县城中，有许多与科举相关的建筑，如文庙、文昌宫、字库塔、书院等，还有一座高耸的楼阁——始建于乾隆、重建于同治、培修于民国、大修于现代的奎阁（又名奎星阁）。

叁

仁寿八景和八景之外

中国的八景文化源远流长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，“八景”源于北宋，在五代末北宋初，画家李成（字营丘，919年—967年）绘制了一幅“八景图”，标志着“八景”之名正式出现。明万历年间，万历皇帝（嘉靖皇帝之孙）诏令全国各地呈报“八景”，并将“八景”融入方志修纂中。从此以后，各府州县“八景”层出不穷、遍地开花。在万历之前，巴蜀地区较早出现“八景”一说的地方包括成化年间的蜀州（今成都崇州市），正德年间的夔州（今重庆市奉节县），还有嘉靖年间的仁寿，三地所形成的“八景”一说均早于万历下诏之前，这说明了八景文化早在万历之前就在四川流传开来。

关于“仁寿八景”的形成，可以参考清乾隆间《纂集仁寿全志》。在这本志书中，收录了一首名叫《八景》的律诗，诗有题注：嘉靖丁巳孟夏月题于治后石壁。嘉靖丁巳年，即1557年；孟夏月，即农历四月。正是初夏时节，来自安徽桐城的人文萧尚礼在遍览仁寿山水后，诗兴大发，在县衙后的石壁上，题写了一首关于仁寿风景的诗：

园林乐道艳阳仙，楼阁翳嘶应雨阡。
芝岭春霞横秀带，兰溪秋水泛鲸川。
玉屏屹立因晴日，野寺钟鸣为晓天。
更有一番清趣味，夜深宝月浸飞泉。

诗中包含的八景分别为：乐道园林、艳阳洞天、翳嘶楼阁、芝岭春霞、兰溪秋水、玉屏屹立、野寺鸣钟、飞泉半月。有山有水、有楼有寺、有泉有月，涵盖了仁寿县各个类型的美丽景观。畅游于仁寿之地，可以聆听野寺肃穆的残钟，可以欣赏古佛阁神奇的石芝，还可以触摸兰溪清澈的秋水……足以极视听之娱。

八景之外，仁寿还广泛分布着一类雕琢在岩层上的景观。在同治版《仁寿县志》中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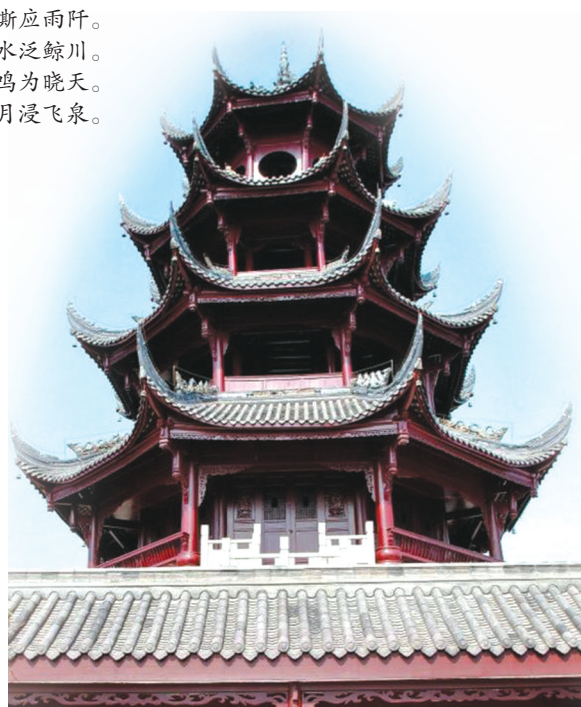
有相当的篇幅介绍了许多摩崖胜迹，如摩崖石刻“磨崖荣深处，在县衙后山”、“磨崖芝岭春霞四大字，在治前观音阁”“磨崖活水源头，在学署前”等等，为本就秀美的山河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。同时，在仁寿县境内的山野之间，还分布着许多处石窟及摩崖造像，比较著名的有能仁寺摩崖造像、牛角寨石窟等。

为何仁寿会出现大量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呢？这背后具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环境条件。从地质角度分析，仁寿县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，有大量的中生代地层，以侏罗系和白垩系为主，多为砂岩、泥岩、页岩等沉积岩，这些厚层、巨厚层的砂泥岩，发育于江河岸坡、沟谷崖壁，为摩崖造像及石窟石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。从文化角度分析，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，从西至东，从北至南，一路上留下了大量的石窟造像。

唐宋时期，巴蜀地区社会稳定，佛寺林立，高僧云集，北方的士族与匠人大量南迁，为仁寿等地的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发展提供了原生动力。仁寿离成都较近，又为产盐重镇，自古繁荣殷富，崇尚佛道的官吏、家境殷实的氏族、南来北往的商旅，共同为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兴盛出资出力，在岩层上构建一个心驰神往的艺术世界。

遗憾的是，如今那些曾被文人反复吟诵的仁寿八景，大部分已消失于历史的风尘中。

拨开岁月的烟云，志书中的仁寿县，不是一座远去的古城，而是热闹繁华的地方，有着烟火和温度。独特的城池，从一张张舆图里活起来；悠长的故事，从一段段文字中讲出来。自东汉时期在山野挖井熬盐的探索，到唐宋时期空谷传来石锤铮铮的虔诚，再到上世纪的“黑龙滩精神”，仁寿大地始终书写着传奇，创造着神话，演绎着精彩。不论曾经叫陵州或隆州，不论曾经属于成都还是乐山，历经一千余年不更县名的仁寿，历经唐宋元明清不迁城址的仁寿，骨子里散发着人文风情的仁寿，名字中蕴含着美好寓意的仁寿，始终屹立于成都之南。如今，作为天府新区的一部分，仁寿更肩负着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，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向着广阔的未来启航扬帆。



仁寿奎星阁